

民国风云秘录丛书
MIN GUO FENG YUN MI JU CONG SHU

MGFYMLCS

一寸山河一腔血
一丛秘史一卷书

北洋军阀 徐树铮

风云际会如烟往事
山河辗转似水流年
几多阴翳几多晴
百世评说百世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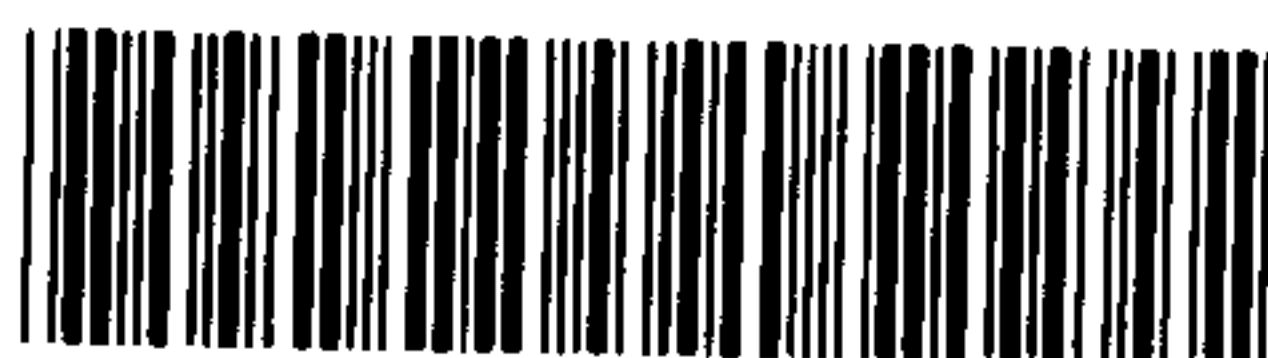
K825.2
194

《民国风云秘录丛书》

92923

北洋军师：天梟徐树铮

董尧著



200316791



团结出版社

新登记号(京)174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DK79/32
06

北洋军师：天泉徐树铮/董尧著. —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1995
(民国风云秘录)

ISBN 7-80061-731-9

I. 北… I. 董… II. 皖系军阀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
N. K82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7839 号

责任编辑：藤 评 版式设计：李 莉

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河北省〇五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850×1168/32 开 印张 12 字数 280 千字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：15.20 元

目 录

一、醴泉村的奇人	(1)
● 刘邦在黄桑峪避过险，黄桑峪便改名为“皇藏峪”	
● “儒者读书，要以致用为宗”	
● 这个普通学子将要成为“小扇子”	
二、段祺瑞慧眼识秀	(14)
● 他觉得袁世凯是个“伟大的人物”	
● 一介“白衣”要进堂堂巡抚衙门，谈何容易	
● 他买了一件官场上通用的封套	
● 书法与诗起了敲门的作用	
三、因祸得福走扶桑	(30)
● “你还是很有胆识的么，连我的亲戚都敢冒充”	
● “冠冕一朝悲毁裂，龙蛇无数起飞鸣”	
● 以段的名义挪借五百大洋	
● “东京的士官学校，还是当今的名牌呢”	
四、奇才初展：“请立共和”	(47)
● 袁世凯：这两天我的心绪不好	
● 段祺瑞：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	
● 徐树铮：向朝廷进谏，请立共和	
● 四十二名将领的电文	
五、“大元帅”与萧墙之祸	(62)

- 一方面追随“段合肥”，一方面筑自己的巢穴
- “我要收回段祺瑞的兵权”
- 袁世凯想当大元帅
- 段祺瑞不买他的帐，他气得三天不理政
- 六、三次长风波 (75)
 - 袁世凯终于赤裸裸地说明白了.....
 - “我就是恢复帝制”
 - “假若有人用这等事追我，我只有远走国外了”
 - 杀鸡给猴子看，三次长就是鸡
- 七、丝竹声中起阴风 (88)
 - 上海黄浦江畔幽静的院落
 - 无官一身轻么
 - “段合肥”风尘仆仆而来
 - “授人以柄，自召天下之兵，国家危矣”
- 八、大典与隆葬 (101)
 - “太子”难封，妃嫔难封
 - 天空连一只星星也不见，不祥之兆
 - “奉天承运，皇帝.....”
 - 醴泉村哀乐阵阵，男女老幼，披麻戴孝
- 九、徐次长重纓冠带 (114)
 - 《打面缸》是在暗骂“四老爷”呀
 - 袁世凯的宝座并不好坐
 - “与其闲居受制，不如居高制人”
 - 国务院副秘书长，代行秘书长职
- 十、短命的洪宪帝 (127)
 - 反帝反袁运动，不见丝毫降温

●生病以来衣袖上的痕迹和色彩更多了起来

●袁世凯死也不出中南海

●八十三天的洪宪帝撒手归天

十一、谁来当总统？何必黎元洪…………… (138)

●“显示虽应该，但时机还不成熟”

●“他黎宋卿凭什么当总统？”

●“大总统权拿到手，再说下步”

●黎元洪当了总统，北京城落了一场冷雨

十二、府院同床异梦…………… (150)

●黎元洪象一头惊醒的睡狮一样

●“目前应做的，上策是阻止开国会……”

●段祺瑞鼻子渐渐歪了起来

●伍廷芳被任命为国务总理

十三、段祺瑞欲动干戈…………… (163)

●“狗仗人势，人狗我都饶不了”

●“黎宋卿动杀机了”

●“高人不露相，露相不高人”

●“复辟，那不是咱们的事”

十四、复辟狂张辫子…………… (176)

●张勋掉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假发辫

●“定武将军胸有大志……”

●张勋双手捧着绶子，简直象当年刘玄德白帝托孤

●“老总的病，只要小扇子一到，就会全好”

十五、龙旗飘飘夕阳斜…………… (190)

●张勋坐进北上的专车，心情十分激动

●一声令下，黎元洪下台，龙旗挂出

- 溥仪：既然如此，我就勉为其难吧
- 马厂的誓师大会，开得简短而又顺利
- 十六、再造共和的假货 (202)
 - 张勋不相信段祺瑞会进攻
 - 两架飞机在北京上空隆隆飞过
 - “告诉中外记者和报界名人，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秘密”
 - 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大总统：冯国璋
- 十七、张作霖并非傻瓜 (214)
 - “安福俱乐部”的名堂
 - 借奉张之力，兴兵南下
 - 两万七千支步枪的晋见礼
 - “边防吃紧”，东北军“急令返回”
- 十八、渔翁得利徐卜五 (226)
 - 一个“八面光”的人物
 - 他先要去向吕祖求签
 - 鹬啄蚌钳不相让，劝君莫徘徊
 - 中国的第三位总统
- 十九、陆建章命丧津门 (240)
 - 狂杀无辜，被称作“陆屠夫”
 - “以礼相拜，以兵相报”
 - “一个堂堂的现任将军，难道被一个谋士吓倒！”
 - 假山和修竹之间，突然射出两发子弹
- 二十、柳条箱里逃得命一条 (257)
 - 张作霖匆匆走进厕所，纵身一跃飞上墙去
 - 八省反皖同盟：“扫除卖国之徐树铮”

●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一闷就是三个月

●被日本人装进柳条箱带上火车

二十一、孙段张“三角联手” (270)

●蒋介石单独宴请徐树铮

●到桂林拜见孙中山

●南方之乱，三角联合名存实亡

●“小扇子”专心写《建国论真》

二十二、机关算尽无处存身 (282)

●英工部局抓走了徐树铮

●再次走进了沼泽

●孙中山以临时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

●迈出了周游世界的脚步

二十三、困城中的曹大总统 (298)

●冯玉祥回师北京

●贿选出来的曹锟总统在北海团城

●段执政电请孙中山北上

●“孙先生不该逝去得这么早”

二十四、南通访状元 (311)

●孙传芳：老总作了执政，俺是怕他玩不转

●“想请一个人出来主持大政”

●“南通张季子，你看如何？”

●“三顾茅庐”，“一言为定”

二十五、状元不问平章事 (323)

●执政的名称不伦不类

●“老段是个过时的人物，抬出来压不住人”

●袁世凯想当皇帝，张謇挂冠归里

● “识得刚柔离合意，平章休问老村翁”

二十六、“有人敢对特使下毒手么？” …… (336)

● “又公，你只到天津为止吧”

● 段徐一见，抱头痛哭

● 西直门火车站发现“可疑者”

● 一场杀机正在酝酿之中

二十七、廊坊——“小扇子”毕命之所 … (348)

● 塞北张家口，冯玉祥的居室里

● “此人不死，内乱难止”

● “天塌了有柱子接着”

● 两声闷沉沉的响声

二十八、皇藏峪的尾声 …………… (360)

● 段祺瑞也“死”了

● 赵家村的憨子来冒充将军

● “陆军上将远威将军徐君之墓”

● 瑞云寺着火了

第一章

醴泉村的奇人

冬。

一九〇一年。

西风凛烈，枯树摇曳。

著名的古战场徐州地方，昨晚落了第一场小雪，今晨出现在人们面前的，便是一片银色世界。

城南五十里，座落在南北古驿道上的曹村集镇，鸦雀无声，冷冷清清，独有一位潇洒的青年人，漫步在村头的雪地上，等候北上过路的马车。

他叫徐树铮，萧县醴泉村人，刚刚 20 岁。是个 12 岁中秀才，16 岁补廪生，17 岁南京考举名落孙山的学子。自从南京败北，他便冷于功名了，要走向茫茫大海般的社会，去施展他的抱负。

徐树铮缓慢地踱着步子，心里波涛般地翻腾：“社会——是个什么东西？是它最后吞食了我，还是我最后驾驭了它？”

昨天深夜，他立在门边望着飘飘飞扬的雪花，便兴高彩烈地想：“我要迎着飞雪冲出去了！飞雪将淹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污浊，我徐树铮将还世界一个洁白纯净！”

母亲把他唤回屋里，一边轻轻地弹着他身上的雪粒，一边说：“灵，落雪了，天气更冷了，怕是没有过路的车了，你明天就别走啦。”

树铮望望体弱的母亲，说：“娘，不怕。择好的日期还是不用更改了。你该知道，我决定了的事情，是从不悔改的。”

娘叹声气，再不出声——

四十六岁的岳氏夫人，是一个颇知书理的人。丈夫徐忠清，虽然头上有一顶拔贡的功名，却冷于仕途，只在乡里守着一个塾馆，为人教理子弟。夫妻身边有三个儿子、四个女儿，树铮最小，也是他们最疼爱的一个。“天下父母疼小儿”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何况，大儿树衡、二儿树簧都已长大成人了，终日东奔西走，会独立生活了；四个女儿也先后走了三个，只有小女儿是先天性的软骨病，是母亲的一块心病。

要说岳氏钟爱小儿树铮，却还有一个微妙的原因：据说，岳氏怀着树铮就要临产的时候，竟然出了这样一件奇事——

那夜，岳氏在睡梦中，忽然听得门外有木鱼声，且越敲越响。岳氏忙去开门，却见是皇藏峪瑞云寺的主持性空法师上门化缘。徐家乐施好善，远近闻名，当年瑞云寺遭了大火，变成一片废墟，徐忠清就拿出三年的积蓄，帮助重修寺院，再造金身。如今性空上门来了，自然有求必应。只是，岳氏明明记得，在瑞云寺大火之前，性空法师早被一只恶狼吃了。吃他的那只狼，是深夜趁着法师出来小解闯进禅堂的。狼饱餐之后，发现门已闩死，便无法出去，又值那几年寺院萧条，僧侣多云游他乡，再无人开门。日久天长，狼竟被饿死了。因而，地流传了“吃了和尚饿死狼”的故事。岳氏一见性空，惊恐万状，忙说：“法师不是圆寂了么，今日怎么……”

性空双手合十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然后答非所问地说：“夫人有大喜临门，贫僧特来致贺。”

岳氏说：“如今年景失收，战乱连连，生活艰难，家事也不顺心，有什么喜事敢劳动法师大驾？”

性空说：“徐门将有贵人出世，老僧这里有灵芝一枝，权作贺礼。愿贵人长命百岁，事事如意！”

岳氏接过灵芝，忙致谢说：“法师一生好善，乡里有口皆碑。不想竟然遭到恶狼所害，众乡亲都为法师悲伤。今天，法师还来寒门祝贺，徐氏一家永不忘法师盛情。”

“这就不必了。”法师说：“万般世事，都是该来的而来，该去的

而去。归根到底，还脱不了一个空字。老僧从不把生死放在心上，功名利禄更与老僧无缘。若不是觉得徐家好善积德，老僧是不会出来送灵芝的。承蒙夫人惦记老僧的生死，我也不得不再说几句了。其实，世事万端，无不空空，生即死，死即生；有即无，无即有，世人切不可贪婪功名利禄。夫人再得贵子，只怕难懂这些。老僧也就不愿再说别的了。”

岳氏还想再说什么，性空已飘然而去。岳氏再追，只觉腰疼梦醒，遂生下一子。因为这个儿子是随“灵芝”而来，忠清便为他取了个名叫“灵”。

说来又奇：这孩子一落地，便不哭不闹，只圆睁着两只小眼睛，审视面前的这个世界，似乎什么都明明白白：有人站在面前对他微笑，他也微笑；人点头，他眨眼，人说话，他动嘴，人发怒，他便瞪眼睛。岳氏对儿子的机灵，十分欣慰，但也觉得他太机灵了，只怕成人之后不安分，惹是非……

现在，儿子要外出了，岳氏的心自然放不下来。他能够为儿子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已是深夜，她还是冒着雪出去找新婚不久的儿媳夏红筠。

“红筠，你该劝劝树铮，让他别外出了。听说到处都不平静，兵慌马乱的，上哪里去呢？”

比儿子大两岁的媳妇夏红筠，颇有点羞惭地说：“娘，我怎么好劝他呢？由他去吧。”她低着头，又放低声音说：“他还劝我呢，说‘男儿志在四方，总不能困在家中一辈子！’还说‘你也是大家闺秀，读过不少书，该是知书达理，可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咱这片小院子里。’娘，你说……”

岳氏听明白了，知道儿媳是劝过儿子，只是没有劝转。便又叹着气说：“也是个理。男孩子大了，总不能老圈在家里。由他闯去吧，能不惹祸，就是祖宗的阴德了。”

岳氏最怕小儿子外出——早两年，树铮曾只身跑到了清江浦，求着父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份事情做。岳氏硬是放不下心，闹着

丈夫忠清把他找回来，并且匆匆忙忙为儿子完了婚，希望能定定他的心，谁知还是定不了。

红筠见婆婆还是不放心，又说：“娘，你别担心了，这次他不是去别的地方，是去济南。到济南去找我哥哥。我哥哥会帮助他、会照顾他的。”

岳氏心里一轻。她知道，红筠的哥哥夏仲陶在济南做事。“有熟人照顾，又是这么近的亲戚，一定会帮助的。”她这样想。

树铮一边踱着步子，一边又惦记起母亲来了：“母亲，太辛苦了，她把心血都付给了儿女！”

一辆马车满满地装着柴禾飞奔而来。驾车人只在树头打了两三声响鞭，车便向北方飞驰而去。

徐树铮呆呆地抽了一口气。“人家不载人，有什么办法。”

一只飞鹰从西北碧蓝的天空冲了过来，在村庄上空急急打了个转，又向西北去了。徐树铮的目光随着远去的飞鹰，一下子触到了那脉绵绵延延的山岭。由此想起了这座山的悠久而优美的传说——

那座山的古老名称，叫黄桑峪，因山峪多产桑而得名。桑可养蚕，蚕会结茧，茧可巢丝，丝可织锦卖银，大山给这里的穷苦百姓带来了生路。穷人是最不忘情的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！这便是山峪称“黄桑”的由来。到了楚汉相争的时候，项羽彭城得胜，刘邦狼狈逃窜，逃到黄桑峪，便被追兵赶上，他不得不潜进一个石洞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项羽毕竟是个有勇无谋之辈，只知东杀西拼。结果，乌江一败，便淹没于历史，刘邦成了汉家开国的皇帝。刘邦在黄桑峪黄桑峪自然和皇家攀上了亲。献媚之辈便把“黄桑峪”更名为“皇藏峪”。自那以后，自然是造庙封禅，好不热闹。黄桑峪本来有一间庵棚，受封之后，便造寺修院，广招僧尼。起先，有人以刘邦步青云为意，取寺名做“登云寺”。后来，大夫们嫌俗，说“当年我主身藏山谷，天空便出现朵朵瑞云，且经久不散。何不叫它为“瑞云寺”！就这样，

一峪一寺，使穷山风光起来。自汉至唐、自明至清，代代香烟袅袅，晨钟暮鼓，善男信女，不远千里而来。地方人，自然以此为荣。只是近年战乱、天灾，峪、寺都又冷清了。

望着远山，徐树铮挺起胸脯，笑了。

“那位刘邦当年斩蛇起义时，不过是一位小小的泗水亭长，他能有天下，还不是闯出来的！若是贪恋小沛而终老，怕终生连个七品芝麻官也混不到。我徐树铮经纶满腹，早有‘神童’之称，难道不如一个小亭长吗？！”他觉得离家出走，是他的一条光明大道，他要毫不犹豫地走到底！此时，他再看看生育他的那片小小村庄，竟觉得象一只鸟笼，“我终于飞出来了，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长空翱翔！”

他的妻子夏红筠踏着积雪赶来了。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花布包裹。

“红筠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树铮迎上去。

“娘放心不下，让我再给你送几件衣物。说‘北边准比这里冷’怕你冻着了。”说着，便羞怯地低下头。

树铮知道红筠说的是借口话，其实是她心里不安，有意想挽留他——昨晚，红筠在婆婆面前虽然说了一些“男儿志在四方”、“济南有哥哥关照”的话，但心里还是有另外想法：新婚燕尔，外边又兵荒马乱，她怎么舍得让他出去乱闯呢！树铮去抚摸她抱着包裹的手，疼惜地说：“瞧你手冻的，冰块似的。不让你送，你非送不可。我外出没有事，你在家冻病了，我怎么能安心。”

“不怕。冻不病。”红筠说：“我只怕你。落了头场雪，还会有二场、三场。偏偏挑选这个时候出门，能不叫人挂心！树铮，改改日子再走不行吗？”

“别改了。”树铮说：“业经定了的事情，就得毫不犹豫地去做。我希望你能体谅我。”

红筠用羞红的双眸望望丈夫，说：“我什么事情不体谅你了？”

“没有不体谅我的地方。我只是比方。”树铮说：“其实，我也舍不得离开家，更舍不得离开你。可是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我懂。我是你的妻子，我能不懂！”说着，又低下头，眼圈儿更红了。

树铮拿出手绢为她轻轻地擦眼角。说：“红筠，不是说好了么，你怎么又伤心了？别，我走后，一旦有事情做了，我一定回来接你。到那时候，咱们朝夕相处，再不分开。”

红筠笑了。她接过丈夫的手绢，又朝丈夫身边轻轻偎依着，低声说：“刚刚还‘男儿志在四方’，怎么又卿卿我我的了！”

“你个坏红筠！”树铮轻轻扭了一下妻子的香腮。

南方一阵铜铃声，一辆马车冲过来。

红筠把包裹交给丈夫，一边说：“树铮，你记住，对我哥哥，不必抱多大希望。他是个心胸不宽的人，没有气量；再说，他也不是个有地位的人。万一谋事不成，你就早早回来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树铮接过包裹，说：“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。家中事全靠你了，娘身体不好，四姐半瘫，你都得操心。”

“你只管放心走吧，该怎么做，我会做好的。”

徐树铮上了马车，挥手告别了妻子，付了车资，上道北行，直奔徐州。马铃叮咚，车身颠荡，徐树铮坐下好久，才稳下神来。

那时候，交通艰难，只有去府城的大道上早晚才有马车来往。那马车，车厢车轮皆为木制，长长的车身，中间有个方斗，斗上冬天围布帐，夏天蔽天棚，两只大马驾着，坐五七个乘客，一日能走七、八十里路，车资一块银元。有点家资的人才敢坐这样的车，而贫困之家，有人外出多靠步行。

徐树铮刚刚稳神，车上一位老年乘客便笑着答讪起来：“徐秀才，你要进府城。”

徐树铮笑着，点点头。“老人家也进府城？”

老人也笑笑点头。“你还认识老朽么？”

高的身条，穿一件长袍，戴一顶毡帽，身边放一个马扎，手中拿一根长竹杆的烟袋，脚上穿一双轻便的牛毛窝鞋，颇有些儿经济行

当的司爷气派。徐树铮虽感面善，一时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了，只好说：“学生眼拙，一时记不起了。”

老人轻轻摇着头，口里缓缓地说出几句话：“中炮七路马过河，车高左炮对屏风……”

徐树铮想起来了，原来是早年在徐州风景区云龙山上摆棋擂的孙老头。忙说：“抱歉，抱歉！学生当时只是一股初生犊儿之性，论棋技，当然还得甘拜下风，只怕拜老先生为师还欠资格呢！”

“不！”老者说：“我佩服你，你是个高手；不是瞎闯，是技高一筹。”

——原来这位老先生在云龙山下摆过多年棋阵，自称“徐属八县无对手！”那一年，徐树铮转学到徐州，与几位同学去游云龙山，有人提及这个孙姓棋手，徐树铮以为“他是个江湖客”，便不屑去结识他。可是，心里却不平，一是自己也觉棋艺不一般，想出出风头；另外，那天也巧，他们无意中竟走到老者面前。徐树铮搭眼一看，那老者布的棋盘，不仅将自己的老“帅”用钉子钉死了，两侧还写了一付咄咄逼人的联语：

棋坛英豪，
四海无敌！

徐树铮一看，便很不高兴。“有多大能耐，竟敢出此狂言？”他停步细观，明白了：原来这老者摆的是一个“中炮七路马过河”的江湖阵。心想：“你这阵只能哄哄村间小儿，略知棋理的人也不屑一顾。”他转身想走。但转念又想，不能走。听说这老家伙海口夸得极大，并且说“徐属八县无对手，我得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本领！”

徐树铮一来觉得自己棋艺不凡，识破了这个小小的布阵，一定能够胜他；二来也是少年气盛，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来显示自己，莫说一个江湖老，一些地方上颇有名气的儒士，也常常对他赞不绝口——

一次，作为拔贡的父亲跟另一位老拔贡在书房谈心，树铮拿着刚刚写好的“斗方”请父亲指点。父亲夸了他几句，便对他说：“你去吧，这里有客人，我们谈正经事呢。”

树铮不走。说：“我不走，我想听听你们在说什么？”

“你不懂，去玩吧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客人也说：“既然少公子有兴趣，就让他听听吧。”

父亲这才点点头。

那一天，父亲同客人谈得很投机，很晚才分手。客人走后，父亲对树铮说：“过来，过来，我要考考你。”

树铮走到父亲身边，静静地听候父亲问话。

“你听到我们谈论什么来着？”

“你们谈了一个古人，叫解缙的。说他九岁就能跟自己的父亲对句联诗。”

“不错。”父亲说：“我来问问你：我们刚刚说的，解缙随父亲在长江边洗澡，父亲将衣服挂在老树上，即景说了句上联，解缙对了句下联。这联上下是什么文字？”

树铮眨眨眼，略一沉思说：“父亲的上联是‘千年老树为衣架’，儿子对的下联是，‘万里长江做浴盆’。”

父亲笑了。“记性还可。还有一个联，是由一件事引起的：解缙中了解元之后，偕朋友游山，在一座古寺中向一位精通乐府的和尚乞水喝，和尚非要他对出对联才给水。结果对出了。那是一对什么联？”

树铮不想回答了，但父亲却认真等待。他只得说：“上联是‘一碗清水，解解解元之渴’；下联是‘三弦妙曲，乐乐乐府之音’。”

父亲又说：“解缙是娶了尚书之女为妻，尚书宠爱解缙也是因联而起，你记得他们对的是什么联么？”

树铮垂下头，不回答。

父亲怒道：“儒子太狂！终日自夸好记性，言犹在耳，便答不出